

带着特别任务的“特别行动队”

自1937年12月13日进城那天,延续六十多星期里,日本军队无休止地烧、杀、抢、奸,使得整个城市处在血腥与死亡的窒息状态中。混杂在进城的日本军队里,一大批特殊的日本人进了南京城,他们不进银行,不进商店,而是专门到图书馆、大学、政府机构以及那些书香很浓的庭院,见书就搬,见寺院内的佛像和经书就运走——他们就是一支日本政府专门派出的抢救中国珍贵书籍和文物的“特别行动队”。这支队伍中还混杂着一些好斗的和尚,在占领南京之前,他们就在中国各地游历,与相关大学及学者、收藏者“交流”——其实是了解中国现存的珍贵图书和文物的收藏情况,以便能在刺刀下获得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

当“特别行动队”对南京城内所有的文物和有价值的图书进行清查后,1938年春,日本从国内调集了多达1000人的各方专家、学者。他们来到了南京城后,开始从浩如烟海的图书馆和大学城以及各个政府机构、寺院等文物所在地,进行系统的挑选藏书与文物的行动。尽管从1937年8月开始的日机大轰炸历时数月,蒋介石政府也进行了几个月的大撤离大搬迁,但蒋除了组织故宫文物的大转移外,其他的国家文物和珍贵藏书基本上顾不上搬,军队只忙着为蒋介石私人和政府机要部门搬运物品,怎能想到文物和珍贵图书的保护?因此日本专家们一看南京,见那么多珍贵的藏书和文物居然多数完好无损,简直喜出望外。

“要!统统的要!”负责抢运和收集珍宝的皇家亲信竹田宫对手下的“文物强盗”们如是说。

所抢文物和藏书,被分类、编号、打包,再放入防水的箱子里,被运送到天皇裕仁指定的皇室,与抢来的其他黄金珠宝放在一起。其余的则由日本各政府机构和学者机构分藏,甚至分到相关学者和教授个人手中。

1938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日本方面从南京本地和上海等地方征召了2300多名劳工,负责这些藏书和文物的打包装运工作,有的从上海港启运,有的从青岛、天津等港口运往日本本土。400名日本士兵一直负责这一任

另一场“南京大屠杀”

◆ 何建明

许多中国人只知道78年前的那个冬天里,日本侵略军在我们当时的首都——南京,屠杀了我30万同胞,却并不知道当时的日本还对这个六朝古都进行了另一场残酷的屠杀,这就是我所称之为的“南京文化大屠杀”。



佛像等文物古迹成了日军的掠夺对象

务。据说,仅在上海装运走的南京城抢来的藏书和文物,就达300多辆卡车之多。

抢来的宝物太重,把军用飞机压塌

战后,中国学者曾向日本方面要求归还这些藏书和文物,但日本方面仗着美国的撑腰,硬说他们没有“政府行为”,只有士兵和军官的个人行为,借此抵赖。事实上,美国盟军在占领日本后,就发现了部分从中国掠夺来的藏书和珍宝,只是麦克阿瑟等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们从日本人手中分得了一部分宝藏。现在,这些从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掠走的文物和珍贵藏书,分别存放在日本皇宫、皇室内厅、靖国神社、东京科学博物馆、东京美术学院、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和庆应大学等至少17个地方。美国占领军当局其实开过部分所掠夺的中国文物及藏书,至少有300万册,其中有许多宋代绝本文稿之类,价值连城,为世界顶级文物。

在今天,日本图书馆因为装满了中国的珍贵图书,仍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图书馆。

战后的日本学者和大学教授们,一直将这些从南京和中国其他城市掠夺来的中国历史图书,视为研究中国和亚洲文化与历史的首要史料与标本,为此,日本专门在战后建立了

“东亚研究所”“东方文化研究所”“东亚地方病研究所”等专业机构。学者们就是通过研究中国祖先留下的医学、农业、生物、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经验与知识,为日本战后相关行业的崛起奠定坚实的基础和学术水平。

一位香港的收藏家曾告诉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他一直在日本收藏中国瓷器,所见到的日本国家收藏和民间收藏其量无比,绝大多数是中国货。这些宝贵的文物都是日本军队侵略中国时掠走的。现在国际上都知道,日本在“二战”前后有个臭名昭著而绝对机密的行动——“金百合”行动。其中有个日本黑帮头目起了极大的作用,他便是臭名远扬的日本黑手党顶尖人物——儿玉誉义夫。此人受侵华将领土肥原贤二的调派,到中国来专门从事洗劫中国民间艺术品和文物的勾当。儿玉相貌平平,矮小结实,却有一副职业打手的特征:满脸横肉,唇厚、浓眉,两只眼睛凶狠残忍。

在南京大屠杀还在进行时,儿玉便带着他的穿着日本军装的“别动队”,在上海和南京之间的江南富饶之地——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湖州、芜湖等地,对富豪、士绅进行威逼,要求他们将宝藏献给日本天皇,否则就去见“阎王”。多数富豪、士绅在死亡与交宝之间选择了后者,儿玉大发其财。据说,儿玉还

金石铁笔仁者寿——高式熊传

潘真

3.跟着父亲学习

四明村之所以在当时众多的石库门弄堂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是上海新式石库门里弄的典型代表作。不同于上海的老式石库门,四明村规模更大,单幢楼的占地面积缩小,偏向“空中”发展,一条南北走向的总弄连通延安中路与巨鹿路,弄内楼房呈鱼骨状排列。建房之初,它就强调独门独户,有自来水,每幢楼都配备了卫生设备,大多数楼还通了管道煤气,这在当时是很有创意且非常罕见的。良好的文化氛围,吸引了不少文化名人聚居于此。

泰戈尔莅临上海,两次住在四明村徐志摩的家中。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四明村的墙壁上,镌刻着泰戈尔的诗句“树就像大地的渴望,它们都踮起脚尖向天窥望”,而不远处是徐志摩的诗句“阔的海空的天我不需要……我只要一分钟,我只要一点光”。

高家的房子,是三层楼的,每层正屋26平方米左右,后面是两个亭子间,底楼则是灶披间。高式熊与父母、姐姐、妹妹住在这三层的楼房里,父母住二楼,他住三楼。旧时上海,有不少这样过着小日子的小康之家。后来,运动来了,高家一次次受到冲击,劫后余生,房子只保留了三楼的一房一亭子间。就这三楼的一房一亭子间,高式熊一直住到今天。

9岁,高式熊正式接受启蒙教育——不是上外面的学堂,而是跟着父亲学习儒家经典、古典文学和书法。

高振霄不想让宝贝儿子在动荡的政局下,跑到治安不良的社会上去,接受差劲的教育;他自信,多年来通过当家庭教师已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完全可以胜任儿子的家庭教育。

从此,这个小子就一直在父亲身边,没有外出上过半天学,一对一教与学,从《三字经》《百家姓》读起,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像做专职研究生……环境绝对好,有利条件那么多,就看自己要不要学!”

高振霄上午给别人家的孩子上课,下午给自家的孩子上课。起初课堂设在铁行楼上,



后来时局越来越不安定了,陈家怕孩子被绑架,只好每天用小汽车接送家庭教师去唐山路陈宅授课。再后来,“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虹口、闸北都沦为战区了,家庭教师也就做不成了。

不再外出教书的高太史,天天在家闭门画梅花,每一幅梅花画题写一首七绝咏梅诗,前后题了500多首。梅花成了他托物言志,表达自己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志向的最佳载体。他曾抄了200首咏梅诗影印送人,影印本《高云麓大史梅花诗二百首墨迹》由光绪丙午贡生苏宝盦题签。

与一般学校里的老师不同,自成一家的高振霄教子,身教多于言传。

除了为求字者写字,他没有一天不临汉碑,先后临写《张猛龙碑》《郑文公碑》《礼器碑》《张迁碑》《华山碑》《夏承碑》各500余通,临本多达3000本。他还坚持阅读《史记》《三国志》《前后汉书》等史书,每日一篇书写治学日记——《静远斋高氏日钞》,从不间断,写了237册。他还著有《史发微》等书。这种精神,曾感动逊帝溥仪,后者对他赞赏有加。那枚绘有双龙围绕的“帝询坚苦”之印,正是为此刻来自他的。

每天天不亮,高振霄就起床了,早餐前要写四张字(两张楷书、两张隶书)。小式熊正在嗜睡的年龄,可家教那么严,他哪里敢偷懒,只好跟着父亲的作息,被叫醒起床。父亲临摹碑帖时,他恭立在对面盯着看,这叫“练字先练眼”。书写的要领、用笔的妙处,都是一天一天看着父亲书写体会到的,写得越多体会越深刻,慢慢就会了,印在脑子里抹不掉了。

长大后,他擅写隶书,常常对人说:“我的隶书,是看我父亲书写看会的。”

吃了早饭,是雷打不动的上课时间。父亲教的是四书五经、唐诗、楚辞、礼记、春秋、左传等等。古文是抄了读的,唐诗则是一天一首必须背出来的。线装本的书,一个课程要读400字到500字。

中饭后,便是写字,父子俩在一个房间里各写各的。2点开始读书,直到5点才下课。冬天的5点,天都快擦黑了。真是起早贪黑地用功啊!天天如此,“训练绝对严格,也没有礼拜天的。”

48.有口难言

余罪被带到了预审间。押余罪的协警自动成为接人犯的,把那人铐子拎着,嚷着:“快点!”

“进来。”民警喊着余罪,进门余罪愣了下,审讯的地方太简陋了,连传说中的隔板审讯的椅子都没有。民警在屋内唯一一张椅子上坐下,他把夹本一扬,伸手一指身旁的地上,虎吼一声,威风四起,说道:“蹲下!”

余罪小心翼翼地蹲下,那警察哥皱着眉头开审了。

姓名当然要说余小二,年龄无所谓,面相也做不了假;籍贯嘛,余罪肯定不敢说自己家里,按照资料背下来的说完,又重复了一遍作案过程,时间、地点、抢夺方式,一一吻合,这个“抢夺案”看来人证物证俱在,齐活了。

看到民警撂笔,余罪以为过去了,可不料那民警一拉椅子,瞪着眼,突来一句道:“还抢了几次,余某交代。”“就抢了这一次。”余罪委屈道。砰!对方猛拍一下桌子,伴着他的判断道:“胡扯!一点都不老实。你这号人我见多了,谁进来也说是第一次……都是第一次被抓住,有这么巧的事吗?”民警吼着,开始审问余罪。

还有几起某街某路在某日发生过抢包案,是不是你干的?既然不是你干的,那你知道线索不?检举别人减轻你的罪行,像你这号的,还认识几个?什么?居然不知道不检举,对着人民警察居然敢一问三不知?

又过了一会儿,民警气喘吁吁从审讯间先出去了,实在审累了,对着门外嚷着:“小刘,出来把这个带走,晚上送看守所。”

缩在墙角还没起来的余罪一下子明白了,这不是私仇,也不是许平秋蓄意给自己穿小鞋,而是派出所片警的标准办案程序。

从景泰派出所到白云看守所路程不短,几乎要横穿半个城区,向来对方向十分敏感的余罪坐在警车后厢的笼子里,突然听到了飞机的声音,透过朦胧的夜色看着喧闹的城市,他突然想起,这条路曾经来过,离机场的方向不远,连着西郊,初来乍到的时候,他几乎分不清这里的城市和乡村,因为到哪里都会有连幢的楼宇以及宽阔的马路。

可这一切都不会再属于被剥夺“自由”的

没进南京城,他因所抢来的金银珠宝太重、太多,而把一架飞往日本的军用机给压塌了,从此他改为只收红宝石和蓝宝石及古书画,这样便于运回国内。

对文化的劫掠是另一种“大屠杀”

日军在南京等地掠夺走的巨额的黄金、珍宝、文物和藏书,不像人的生命那样因屠杀而即刻消亡,它具有永恒存在的历史价值及文化价值。由于战后美国和日本私下进行的肮脏交易,使中国对这些文化遗产的索还或索赔变得不可能或不容易进行,这就客观上直接支持了日本在战后利用这些巨额资金与宝贵文化物品,完成了战后重建及迅速发展国民经济甚至文化强国的梦想。

而饱受苦难的中国,在日本侵略的十几年后,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仍处于国际贫困线以下。直到改革开放,我们用了几十年的努力,经济才慢慢赶超上来。这期间,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而漫长的代价。而日本,在“二战”结束后不到二十多年时间里,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使是今天,他们的人均生活水平也远远超过中国。并非日本人生来就比我们中国人聪明,而是他们作为战争发起国、战败国,虽受到一定的惩罚,但没有根本性地被摧毁,国家机器尤其是经济命脉没有断。当战后的世界秩序重新恢复正常后,藏埋在国库和皇室里、从我们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掠夺来的黄金和白银,源源不断地供应着他们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等几乎所有领域的重建。三井、住友、三菱等在战争中大发横财的大型企业,战后不仅没有解体,反而获得了政府重新给予的战争利润,使得这些大型巨企仍在世界各地为日本源源不断地赚取着巨额财富。而同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战后赔偿了欧洲战胜国500亿美元(1946年的货币价值)的赔款,而且德国政府后来又因残害犹太人等罪行进行了数百亿美元的赔偿。

(摘自《纵横》2015年第12期)

他了,从宽路拐下一条废渣路,连绵的菜地、水塘、偶尔呼啸而过的摩托车,带上了郊区的特征,密闭车厢里只有前窗透进来的风还带着自由的氣息,他长出了一口气,觉得浑身疼痛加剧,忍不住冷生了一个战栗。

高墙、铁窗、格子房,那个未知的世界会有多少狰狞的恶汉,会有多少让人毛骨悚然的罪恶,更会有多少不可知的危险在等着他?他第一次有了一种恐惧的感觉,活这么久,虽然品行不端、手脚不净,可顶多进过中学的教导处、警校风纪队,最多也就是写检查加政治教育。隐藏最深的一次罪行顶多也就是打架被泰阳城关派出所关了一个下午,老爸交罚款把他领出来的。

即便是这次胆肥了,也是抢了几个扒手而已,那个结伙的敲车窗撬门抢得连他也后怕。可是这一次,要接触到真正的罪犯和暴力了,作为其中的一位准成员,他识得厉害,那个牢笼里关的是一些没有什么道德底线,甚至没有人性的罪犯,像他这样的“蠢贼”身份进去,不知道得经历多少拳脚,是不是还能完好无损地出来。

“没那么恐怖,老子是警察……老子是警察……”他在默念着,告诫着自己,而且这一次是进去了十个兄弟,说不定还能碰上一个两个,到时候还有个照应,混上两个月,挨上几顿餐,省上几万块钱,也算是个有资历有经历的警察了。

不对,他突然间发现了最后的一道护身符也被剥夺了。到那里面,你说你是什么也成,就是不能说你是警察……这个突然的发现让他怔了怔,回想当初到滨海身上被剥得一文不剩,这纯粹是故意的,忍不住让他心里暗骂着:“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真要有个三长两短,他负得起责吗?”

如是想着,在犹豫、恐惧、狐疑间徘徊着,一时间悔意顿生,真不该头脑发热跟着大家一起签卖身约……

零乱的思绪,纷乱的景象,在眼里、在脑海里一晃而过,眼前似乎能回忆起的就是许平秋那张黑脸……

余罪：我的刑侦笔记

常书欣

